

# 三十周年，承载着我无尽的思念

— 纪念母校 56 周年校庆暨七七、七八级入学 30 周年  
78 级校友李爱华，2008 年 4 月

三十，对数学界人士来说是一个平凡的非素整数。但它有着人们喜爱的特点：十的倍数，而立之数。在金色的 2008 年，三十对我更有着极不平凡的意义。我不能让时间倒流，却总是情不自禁地借着思绪和怀念回到三十年前，那伟大的 1978 年，那改变了多少人命运的一年。

就是在 1978 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和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努力和不懈追求，通过国家高考，昂首挺胸、骄傲自信地跨进了曾经十分向往、可望又不可及的大学校门，成为七七、七八级的一名大学生。那一年对我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经过了五年的插队和工厂的磨练之后，我终于走进了理想的大学殿堂，用自己拿过锄头、开过车床的手握起了笔杆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学海里耕耘。

在母校读书的六年，让我享受到一生最快乐、最青春、最亮丽的时光。虽然我自认有着当过工人、农民、并走南闯北在海外奋斗近二十年的可评可说的经历，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学子生涯是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段岁月，也是最值得我骄傲自豪的一段。

时光荏苒，我对母校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

我怀念当年我们七七、七八级同学对科学知识的孜孜苛求、对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的无比珍惜。时至今日我仍不时听到来自当年的老师们和下几界的晚辈们对七七、七八级同学刻苦学习和敬业精神的赞叹；

我怀念阶梯教室每晚那不灭的灯光和晚自习的同学们全身心投入的专注神情。当年我们常常在晚饭前轮流早早地去“占地儿”，只为了在那时尚的地方可以拥有一席之地，以便数小时的遨游书海；

我怀念当年向大部头“吉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的挑战，以及每当经过反复推敲解出一道题后的欢喜雀跃和自我陶醉；正是那时的勤学苦练为我今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怀念曾经为我们授课的数学系柳孟辉、解基培、刘钦圣、容尔谦和张鸿姿等老教师们那一丝不苟、各具特色的课堂，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对数学科学和教育的深深的爱；正是他们引导我们迈进了纯洁美妙的数学殿堂；

我怀念钢院操场那给我带来无数辛苦和喜悦的 400 米跑道。那上边流淌着我当年田径训练时的汗水甚至血水（曾“光荣”负伤）。当年作为运动员为学校争夺北京市高校团体总分第一、为基础部在校内团体名次的提升而“争分夺秒”（本人是短跑运动员）的情景历历在目；在钢院的运动生涯使我得以领略田径队王玉璞先生美妙的教练艺术。是他把我从

体育课中发现，带进短跑组“精雕细琢”并很快地提高了成绩。我难忘那炎炎烈日下一趟趟的加速跑和严冬里腿绑沙袋的负重体能训练，谁能不说这样的经历影响了我今后一生的意志品质和身体素质？

我怀念 15 斋一楼那间狭小简陋的女生宿舍，那俭朴，单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的生活。那里不仅奏出了我们六个室友走向数学殿堂的序曲和终身难忘的友情，还造就了一段与小我六岁的潘侠同学行影不离，互帮互学，亲如姐妹的美谈。

我怀念学生食堂午餐时那熙熙攘攘、“争先恐后”的情景。那买饭窗口前长长的队伍和每日单调、千篇一律的饮食仍然会不时勾起我的回想。那时偶尔奖励自己的一顿红烧茄子简直是一种高级享受。奇怪的是大学毕业后“吃遍全球”，我再也找不到一道那样有滋味的红烧茄子了。

我怀念我班第一任班长詹锦涛同学那渴望学习和与生命抗争的顽强精神。在 1978 年，经历了艰苦的兵团生活锤炼的他终于实现了自己上大学的梦想。尽管身患癌症在毕业前夕离开了我们，但他为自己的理想抗争到了最后一息；

我怀念我们的辅导员孙素云老师像母亲一样地对我们的呵护、批评和关爱，这种无微不至但不失严谨的关怀是我们大学生生活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经历过近二十年在美国的高等学府读书和教学之后，我深深地感悟到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生们独有的特权；

.....

我的怀念是无尽的，它与时间成正比地增长。在钢铁摇篮那段充满青春活力、激励我奋发向上的大学生活是我记忆长河中永远的财富。在这里我只能记述上面这小小的一笔。

人们说，30 而立。从踏进钢院校园进入数学师资班那天起，我就决意要把一生献给数学科学与教育。在进入数学领域的而立之年，我可以欣慰地向母校报告：这个理想正伴着我人生的脚步逐渐地实现着。

1982 年本科毕业后，我又在柳孟辉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了代数方向的硕士学位，并于 1984 年留校任教。可以说柳先生是我进入代数界的领路人。柳先生对代数的热爱和执著、要求我们探索当代最新的数学动态接触最新的数学思想的谆谆教导至今记忆犹新。正是柳先生这种勇于求新的学术思想使我得以在研究生阶段开始阅读国外名家的专著，并去南京大学参加世界著名代数学家 Nanthan Jacobson 为中国学生开设的二个月高水平代数课程，从而奠定了我一生的学术方向。1989 年一月怀着对数学科学更深的追求，我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了在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攻读代数方向的博士学位。1994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大学的讲堂上实践着自己多年前的誓言。

离开北京钢铁学院已近二十年了，但在母校这钢铁摇篮里学到的科学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以及那里培养出来的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品质、坚持锻炼的良好习惯在我毕业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一直不停地潜移默化地体现着：当我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并在教学中受到奖励的时候，我在用行动传承着钢院前辈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当我的学生在竞赛中获奖的

时候，我体会到了师长们曾体验过的桃李花开的感觉；当我在业余体育活动中获得冠军的时候，又怎能不回想起当年在钢院操场上的辉煌。

如今，我们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大都已进入中老年。虽然在钢院的几年学习只是我们人生长河中短暂的一段，然而我们在母校那段朝气蓬勃的青春时光却是我们永远的眷恋。

亲爱的母校，我想用数学的语言来说：我对您的感激和怀念 =  $\infty$ !

(此文写于 2008 年。献给北京钢铁学院 56 周年校庆暨七七、七八级入学 30 周年。)